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二

徐孚遠聞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董雲中士開參閱

何中丞九愚山房集

疏

何東序

戒備紫荊諸關疏 修築邊牆

查得前道副使曹金條陳議修邊垣以圖經久照得
本關自東北沿河口起至西南白石口止計長三百



八十餘里。舊有邊牆一道。據目前形狀。似有足觀。但原係圓滑尖峭。見成石塊乾梁。止是外面抵抹石灰。一遇久雨。多致坍塌。抑且不耐搖撼。累年修理。殊非經久長策。合無責成各該叅將。督令各該守把官軍。逐一查將沿邊山隘。純石者。務要剗削壁立三丈。或石山帶土。及硬石夾沙石者。務將帶土并沙石挖去。補以堅石。其水口及平漫舊有邊牆處所。更須俱用鑿砍方石。長濶各二尺以上者。疊砌高三丈。闊一丈。塚口高五尺。闊二尺五寸以上。方可足恃。每年除見

有倒塌、先行修築外、其餘不經坍塌隘口、及坍塌已
經修完之時、專一鑿斫方石、俟積足十丈之用者、方
將舊牆十丈折去、易以方石、等因、通行各官去後、爲
照防邊之計、修守爲先、而修理之功、經久爲貴、臣所
隸紫荊馬水等處、延長三百餘里、重山疊障、拱護

陵京、地險天成、本爲國家億萬年保障之圖、但中
間險夷異地、衝緩不一、或山麓平行、而道路多歧、或
水道瀚漫、而功力難施、先年頗有遊騎衝突、橫肆焚
劫、比因滿載情歸、幸免深入、以此邊人藉口、玩歲愒

月問之以戰。必曰此地以守爲主。詰之以守。輒曰有宜大爲之外護。故每年春秋二防。惟幸虜之不犯。即犯幸其不能深入。一遇犯而深入。未見有當關而呼。重閉爲勇者。其於朝廷竭民養軍。設險守國之意。不亦謬哉。此廟堂深知弊極。而特有戒備紫荊。思患預防之請也。臣親詣沿邊隘口。逐一查閱。看得各處城垣。多有碎石壘砌。外塗灰泥。爲一時掩飾之計。手可推拆而下。猶腹裏粉飾雉堞。虛應點驗。目前防禦。尚爾不堪。責以久遠。將焉攸賴。臣反覆思惟。此關

地切 京邑所繫不爲不重。歲事修守爲時不爲不久。然邊備如此之疎。良由在上無責成稽考之法。故在下多虛庸苟且之圖。近聞密雲一帶邊牆俱用鑿鑿大石加工包砌。該管叅守等官十日一報軍門。稽查既有定規。積累可臻成效。合無酌議行各叅將守備把總守口等官。將各該管地方擇取極衝去處。區別計議。督率各軍就地開採大石。鑿鑿方足。將舊修不堪邊牆陸續更易。山麓牆脚剷削壁立。務求經久。一勞永逸。每十日開具修過工程。赴臣呈報一次。限

凡工匠皆當如此

三年之內盡數修完仍每一丈分鑄軍士姓名總鑄本管職名如有不堪各令照地修補如或驗工不堪至五十丈以上或任內貪縱怠緩不行修完將各管官員坐贓問發邊方立功五年叅將二百丈以上守備一百丈以上徑自革職閑住中間如果工程浩大軍力不敷預行申請多方議處管關通判往來催督不許別項委用有妨職業臣仍不時至關巡察再照兩叅所領兵不踰三千馬不足三百若遇挑選入衛勢必空國而行撐東墮西顧此失彼合無將本鎮軍

馬責令固守信地。嚴飭秋防。如或近郊有警。令其星馳策應。勿致將領得以奔命爲辭。有悞安攘大計。

防秋疏

延綏防秋

一優重哨探。竊照沿邊套虜環繞。隨處皆通。大舉遁年臨秋。俱在各水頭會事。近因我兵哨探漏洩。日生譎計。將帳房移於前。羣酋會於後。起身之時。一面移帳。隨即颺忽。突犯得以掩我弗備。肆其荼毒之慘矣。彼旣生心。而我之偵探如故。未有不墮於其計者也。查得胡地水頭東路。有沙嶺兒榆林岔茅峯子天鷲

海子駝山九股水諸名。由是則入犯神木葭州府谷等處。中路有神水灘白崖河目牙海子灰城子柳海子雲都兒灘諸名。由是則入犯米脂綏德清澗安定等處。西路有柳門兒白城子黑河子察罕城臭水井明水湖諸名。由是則入犯保安安塞延安慶陽等處。此皆通賊之路。當預有以揣摩其形。而厚集以備之者。合行各該副參遊守操防等官。選差乖健通事夜不收。各照前項地方。分道並出。潛蹤密哨。務得其營巢遠近。部落多寡。及有無結聚侵犯之真情。星馳還

報使我先期而備，扼要而守，設伏而待，不使彼之乘吾之虛。少有得志，于其間方爲萬全之策。仍令各該墩軍時時瞭望，但有揚塵露形，即照定規舉傳煙火，以便調度應援。追殺掩截，各役果能用心効力，致師克捷，聽臣先行重賞。仍照兵部題准事例具奏陞級。如或瓜哨不實，轉相欺誑，致失事機者，輕則軍法網打，重則依律論罪。領兵官員通行叅究。

一安設柴塘，竊照本鎮邊長地廣，居人渙散，一遇有警，卒難周知。苟無號令宣傳，必致臨期誤事。相應查

照舊規於各路邊墩設立塘馬墩空遠者二匹近者一匹又隨墩空安設柴堆就令各該守操坐堡等官往來查點提調遇警燃柴馳馬使得早知隄備其腹裏州縣如西路城堡與保安塞廊慶等處相通中路城堡與米脂綏德清澗安定等處相通東路城堡與葭州神木府谷吳堡等處相通今行各該守巡邊兵道督各府衛州縣掌印官於通賊要路亦要擺設塘馬高阜去處安置柴堆撥人守瞭仍於柴堆便所拘挖深邃地窖以備藏躲仍行委官時加點閱如遇

邊堡警報一體熟柴傳塘分投曉諭鄉村火速收斂清野務使我無一人一畜之害如各官自恃腹地上下泄泄慢不加意以致地方失事者聽臣查照輕重分別叅奏提問。

一議併小堡竊照沿邊軍民隨地散處各就其居產之便有一鄉而堡至數處有一堡而人至數家平居燕雀處堂惟幸寇之未必遽來有事安土重遷寧守財而坐待以歿故虜賊一有鈔掠而害即及衆村野一經失事而咎輒歸官不思疆域無窮兵力有限每

歲秋防。旣布之擺邊矣。又留之守城矣。次又及之守堡矣。於堡之外。又欲瓜分而瓦全之。即百萬之衆不能辦也。古人以二千家爲一堡。無事則戍以五百。有警則仍復增募。至抽摘諸州之軍。共相戍守。今之爲堡。抑亦有是。否乎。故禦虜之利。莫如併堡。併則力合。聚少而爲多。不併則力分。析強而爲弱。其理甚明。不待中智以上。皆能辯之者。查得本鎮設有官軍。共計三十七堡。除挑選入衛。分布擺邊外。其餘老弱羸卒。不足登陣。合將無軍小堡。省令先期就近歸併大堡。

之內，囊積粟芻，隨口般移，悉聽守操坐堡等官，分派守城，併力捍禦，務保無虞。臨邊以次州縣鄉村，一體施行。如有恃頑抗阻，不行歸併，及臨期觀望，以致被虜失事者，事寧通行提究。

套虜輸款求貢疏

套虜款貢

此篇西三邊故事甚詳故有之

據原差通事王堅牢兒等，供稱各役與吉能原差夷使同到本酋帳內，有吉能番說河東俺荅，已是和了，我們也就要和，是天意交咱兩家相和，漢人八十八萬，達子四十四萬，兩家既已相和，次生一處，如築定

墩臺一般，永世兩家和好，有俺答是大，我們隨他，我這裏委莫通曉識字人，又不知表文意，該進貢的馬，只就近與同俺答一路進貢，我的頭目，只分落住牧保靖地方，若是走出的人口，河東都送回，我邊的也要送回，若我們過後有反心，人也不饒，天也不饒。

朝廷也不饒，又說有雙山搶的達子，原在未傳之先，我們也不知道，乞免追究等情，并開原譯取本酋部落頭目名數，分住地方到職，案查先准宣大軍門咨爲北虜執叛，求孫輸誠納款，乞封通貢事，煩爲通行。

該鎮沿邊將領吉能介德等皆以今後不許差遣求飲故宜大滿之傳燒荒趕馬

擣巢阻壞貢議并遣通事郭賓等伴送吉能家人達

子土忽赤前來職會同延綏總兵官雷龍看得俺答

吉能部落自相雄長利害各不相及詢之本鎮官軍

僉謂犬羊異類小信難恃戰士扼腕不欲與和職督

同榆林管糧道僉事蕭大亨講議恐阻貢議查照原

行通行各該將領禁止擣殺及曉諭邊外諸酋知會

隆慶五年正月初四日有吉能等差中軍達子擺言

恰等二十四名并各頭目部下達子敖八等二十七

名同宣大夜不收金奉等俱至榆林墻下乞求通貢
討賞買賣又該職會同雷龍當差都司中軍等官李
芳姜顯宗李真前去譯審各夷使執稱吉能等使我
們出來議要和各分地方住牧從黃甫川迤西至定
邊營各有小頭目分管禁約若南朝人出邊尋採柴
草不許捉脫衣裳查出原達子罰馬一匹牛羊各一
隻若還殺死就與償命乞南朝通丁不要趕馬打帳
似今年趕了無數的馬殺了達子四五百望大那顏
禁止我們進貢馬四百匹等情到職看得各夷情詞

懇切似出真誠、會同雷龍督同蕭大亨將各夷分別賞待、花段布疋羊酒覆審各夷、供報酋首部落住牧地方、職又酌議吉能雖遣各夷、供有納款情詞、其貢獻馬匹表章事宜、尚無詳據、隨照宣大事體、量處段紬四疋及針荷等物、選差通事王堅牢兒李花等同各夷齋去、吉能處宣諭、朝廷恩威、軍門號令、并責問雙山入犯之賊、是否俺答未傳之先、有無故爲反覆變詐、及譯審彼套有無識字人役、每年作何進貢、何樣表章、取真正番文、仍遣信夷前來聽赴軍門審

酌題請。今據原差通事王堅牢兒等押同夷使打兒
漢小廝等前來譯審得酋首吉能等前項輸款情詞
大約相同。及將部下衆小頭目住牧邊外地方逐一
令王堅牢兒等帶去識字開寫前來。每枝給與手把
木牌一面。各令保靖邊界。永遠不許侵犯等因。看得
套虜吉能等先後乞款情詞。一時既屬真誠。彼將應
貢馬匹。歲同俺答進貢。東西一體。似應俯從。但彼所
求於我中國者。大約有四。一謂乞免擣巢。二謂遣放
回降。三謂開市買賣。四謂歲時討賞。雖其豁壑無窮。

將來未厭。而目前乞索止此數者而已。職等竊謂彼
既效順。在我自無擣殺之理。內外息兵。國家決無
小費之惜。但遣降開市二事。無論別鎮之行與不行。
在我西鎮。則斷乎不當從也。蓋本鎮沿邊城堡。密邇
腥膻。初無界限。出邊樵採。日踐胡場。一解兵革。內外
極易交通。詢之鎮人。皆謂嘉靖三十年間。開立馬市。
行僅年餘。強虜肆侮於市。彼時莫敢誰何。中間無知
小人。貪圖厚利。暗將熟鐵器物。裹藏貨售。以致二十
年來。套虜轉弱爲強。所向靡前。至今鎮人遙望易馬。

廢城無不指爲陷穽。前車旣覆。殷鑒宜懲。其回鄉人口。彼以宣大近日許令索還。借爲口實。事出遙傳。遽難憑信。但我耕牧樵採人等。時被掩襲。致我氓化爲異物。草野蜂屯。日漸蕃衍。正當及今歸正。俾虜削弱。以爲他日制馭之地。若復要索。意欲何爲。况上天生物之心。不可久逆。羈人懷土之情。所宜矜恤。在彼得地。繫戀之徒。固難責其強來。其於思鄉走回人口。實難聽其復請。縱有騎牽馬匹。亦當給贍本人。以上二事。無容別議外。合無俯順夷情。共成貢議。及照套虜

連年畏我兵威、遠牧一二百里之外、今聞罷兵、相率
臨邊、時向各堡乞賞、雖權時諭以聽候分處、暫用酒
食犒勞、將來歲費不貲、查得在鎮每年賞功、止是取
給收獲達馬一項、今既禁絕、此外再無下落、合咨早
爲題請議發等因、備咨及將原來夷人打兒漢小廝
與同通事王堅牢兒等解押到臣、督同陝西總兵官
呂經、固原兵備道副使王宮、用并標下中軍官白允
中等、再三譯審得本夷原係靖邊營軍餘、本名馬天
祿、先年被虜、收在吉能帳下、頗見親信、臣謂汝係中

國人骨血在此生長何忍背華向夷彼謂有心歸來但生男長女俱在虜巢亟不得便耳彼因感動泣下遂不復夷語臣謂俺答蒙 聖上天高地厚之恩不殺其孫以禮遣回因此感激乞哀請和汝吉能何爲哉彼謂吉能與俺答是一家見得 皇上不殺彼孫也說 皇上恩重若使我們子孫後來有投過南朝去的 皇上一定也是放還以此感激也要投順求貢開市臣謂貢事未奉 朝廷聖旨誰敢輕議今既要和只是各守地方嚴戒部落達子永不犯邊我這

裏禁約沿邊將士不去擣巢趕馬。便是和了。彼云吉能雖是達子。語言不通。心裏也甚明白。進貢開市也。只候皇上聖旨。若東邊准了。一定也要求討。若東邊不准。也不敢強求。只是如今部落達子。都到吉能跟前講說。近來達子家好人好馬。多半投順南朝去了。今既和了。不敢去搶我們。都要往西邊搶瓦剌去了。丟下老婆孩子。在帳房。只靠漢兒人使喚。今聽見和了。決然都要回去。且如富貴家達子。恩養得人住。我們衆達子窮。養人不住。若還都去了。我們自家看牛。

看馬門也不敢出了。以此懇告吉能。遣我小廝來哀告太師。今後既和了。但有達子家投來的人口。乞就發回。臣謂汝吉能既要和。只好將節年槍去我這邊人口。逐一打發過來。方見他真心求和。如何又是這等說話。且這些人口。皆是我的赤子。如汝打兒漢小廝。貪戀虜中參養。不思歸來便罷。若汝在虜中不得時。被他作踐。也必然想着汝父母。懸懸望歸。汝若脫走到邊。我却執汝送還虜中。汝心中怨我不怨。彼又不覺墮淚。俛首良久。臣因謂汝與吉能既求和。我也

依他一半。今後來降人口。審的是他真夷。或收的西邊番子。他有人來爪尋。連人連馬俱與他去。若審的是我漢人男婦。決難與他。彼謂如此却好。只恐吉能不依。臣謂不依也。由他。便是與他和。不成了。臣又謂吉能既說和了。如何歲裏又縱達子入犯。彼謂土戶只家一枝。當時還不曾傳到。所以無。知犯法。臣謂汝達子家無法度。無信行。這遭便推說不知。若後來再有這等的。又推說不知。却如何處。彼謂今已將沿邊住牧達子姓名抄到太師處了。以後但有犯的。太師

傳諭吉能、決然不肯饒他。達子家只趕了他牛羊馬匹。一家兒都餓死了。甚是利害。臣謂以後且不論汝傳語吉能、若是真心求和、先將去冬搶去人畜、叫土戶只家一一送回、方見是真心求和。這便和的長遠。彼謂太師都說的是、我一一對吉能說、依與不依在他。隨將本夷量行犒賞、令原差通事押回該鎮省發回巢外、其進貢一節、關係國體大計、既該宣大督臣主議、應否准貢、皇上自有神斷、臣等不敢輕議、至於開市買賣、先年覆轍猶存、殷鑒不遠、非但該鎮鎮

巡以爲難行民間三尺之童皆知不可再誤即據扛
兒漢小廝之言虜亦知其難成相持觀望未有固必
之意惟遣降一事乃其切心而臣與各鎮所見大畧
相同俱已善詞諭遣無容別議外但臣等所慮不在
目前而在他日不在貢議之成與不成而在套虜之
隱禍可憂也等因會稿到臣謹會議照事有跡雖相
因而其情實不相侔者伏機隱禍往往潛蓄其中而
不覺比至覺而後辯之即機事已去而爲謀亦晚矣
故智貴賂於未萌事當慎於圖始今北虜俺酋與套

虜吉能一時乞哀請和，此所謂跡雖相因，而情實不相伴者也。請爲 皇上敬陳之，蓋戎狄之類各自稱雄，原不相下，頃者俺酋之孫，束身來歸，誠慕我中國有 聖人在上耳，然俺酋自分頻年侵擾，罪惡滔天，意謂 朝廷不拘繫之，必且赫然震怒，戮之塞上矣。已而蒙我 皇上廓天地之仁，寬斧鉞之誅，特降綸音，諭遣還巢，所以俺酋性雖冥頑，感 皇上放麇之恩，出自望外，傾心向化，固其所也。彼吉能者，果何爲而亦求內附哉？臣等竊嘗詢之邊人，咸以爲套虜。

枝數雖多，生齒實寡。大小控弦，不滿三萬。故雖頻年入犯，其勢頗不甚張。非借兵俺酋，不敢大舉深入。邇年銳意西掠，番回非止貪其貨賄，利其生畜，實欲吞併其衆，自增羽翼，包藏禍心，殆不可測。節據甘肅塘報海上諸番，多被收服。近日通事王堅、牢兒等來自虜中，親見瓦剌頭目數輩環侍，吉能左右，則黨類亦已漸盛。而彼中未服之衆尚多，故其西掠之志未已。獨以巢穴在此，時被我兵出擣，有所牽制，不得盡力於西耳。故一聞俺酋約和之語，因就其計，欣然樂從。

○俺酋亦○每○併○套○部○以○西○行○也

大○虜○不○掠○中○區○之○餘○百○餘○後○來○

且首以乞禁禱巢趕馬爲請。此其匪茹之情。大可見矣。近據寧夏總兵官牛秉忠報稱。着力兔等馳至平虜城暗門。答話云。旣已講和。老小在套中。切莫驚動。說畢。即往西去。訖。又該甘肅巡撫王輪書稱。南北兩山火光相映。察其形勢。似是套虜西來之狀。即此則虜已恣意西方。不復內顧。一二年間。延寧諸鎮。可保

全部以騎居之。賀蘭山後。

嘉靖中。古蒙使臣西海至。虜其

無虞。但收番旣畢。合併而來。控弦之虜。必將數倍於往時。由是聲勢轉強。猛鷲愈甚。不假外求。自有餘力。然後聯絡大舉。恣其狂逞。即恐全陝邊腹諸郡。更無

寧宇之所矣。此臣等所謂伏機隱禍，潛蓄其中者也。是可不爲之寒心哉？臣等竊聞陽於憂患，而忽於小康，人之情也。如果一二年間，弓矢韜而不用，士馬飽而莫試，豈惟將士驕惰，狃於晏安，即恐好事之人，倡爲奇特之論，以爲某兵宜罷，請於上以罷之。某防宜撤，請於上以撤之。務爲樽節愛養之名，遂忘衣袽苞桑之戒，則鮮有不敗乃公事者矣。至於通貢開市，自關國家大計，非封疆之臣所敢輕議。但此聲已傳，虜日環聚邊外，乞討示下，犬羊嗜利，干求無厭，最

難驅遣少失機宜禍亂立見况荒涼絕塞百物不生
軍士月糧未足糊口甘言虛遣終非事體剝軍啗虜
猶剝肉飼虎外患未弭內變將作其機甚危不可不
慮伏乞 勅下兵部早爲查議一面行臣等嚴督各
鎮大小文武將吏乘此閒暇早圖安攘仍乞將原議
進貢開市等件 勅下廷臣從長集議早定大計如
宜俯順夷情或暫准進貢以納其歸款之誠禁絕開
市以杜其叩邊之擾如以虜情變詐難於曲徇仍行
宣大督臣再遣的當人員宣諭俺酋吉能若果效順

情真堅守盟誓約以三年之內嚴束部落一騎不敢犯邊自東徂西內外寧謐聽各鎮督撫等官據實會奏特加恩資併准貢市以酬其勞如或不聽約束侵擾如故前項干請一切停罷仍行各邊擣巢趕馬照舊施行其各鎮撫賞錢糧應否照先年事例頒給帑銀或照宣府撫賞李家莊屬夷誓許於各月官軍臨倉扣除還官銀內動支併賜裁允以便遵行如此庶廟謨一定而戎心自安內治不疎而邊圉彌固矣。

序

延鎮圖序

延綏圖志

按鎮馬貢爲緩服之地。春秋以降爲九原上郡。秦逐匈奴樹榆爲塞。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爲三十四縣。歷代相傳。虜寇竊據。互有得失。國朝扒掃。朔風復帝王故有之土宇。徹東勝。守延綏。緣邊爲十有八寨。控制朔方。於是北虜避踰陰山。不敢南下。飲馬於河。蓋唐築三城之後所未有也。逮正統末年。宦豎稱兵。土木構禍。也先始乘間竊發。驅其種落。入逐水。

草便善伏處套中而我寨兵亦懈弗守虜得迭出迭入由是大河以南駸駸多胡馬之跡矣先是守臣奏即榆林爲塞設守以復國初諸寨之舊乃始置定邊舊安邊甄井水地灣高家波羅次置平夷新城懷遠鎮羗清水柘林威武清平鎮靖諸堡而罷塞門安定克戎麻葉河白洛臥牛筆架大兔鶻土門東村府谷諸兵合之爲寨二十有四後增置魚河把都永濟三山響水建安寧塞新安邊石澇池新興雙山歸德神木永興饒陽水木瓜園常樂鹽場大柘油黃甫川

諸堡而罷。輓井魚兒河。虎都伯顏拜堂兒柳樹會神木水地灣平夷諸兵。合之爲寨三十有五。嘉靖隆慶間。再增柳樹澗保寧。並復輓井廢亭。又再撤永濟入柳樹澗守之。今爲城寨三十有八。然後邊防始備。識者謂無遺策。稱雄鎮焉。然前代控制之跡。與今疆域南北頗爲遼邈。如唐受降三城中。去鎮殆千餘里。東西相距內地。各不下數百里。其戍守宜若難矣。攷其時卒不踰二萬馬。未及半。視我乘塞之衆。其勞逸糜省。何啻相倍。則謀國建策之士。於斯鎮之形。猶不能

無喬舌焉。蓋有以也。竊嘗疑之。當我國家疆理之始。出遐入幽。鴻織無外。以套內數千里之廣。前人已試之效。即連城而郡縣之。夫豈不可。顧東勝之外無聞矣。此其深謀遠慮。不貽天下以無窮之害。詎好大喜爭。區區較尺寸之利者。所能少窺於萬一哉。嗟乎。蒼梧塗山。舜禹恤下。窮邊大漠。秦漢勞師。觀於帝王得失之際。尤足爲千古之大戒矣。予撫治之踰年。爲隆慶辛未。會酋長吉能慕我中國。聖人率其族凡三十一種。與其衆數萬。厥角轅門。解辯請質。予旣爲

表聞於上，因譯別其部牧，謂宜有紀以彰一代文德之盛，而又慮夫外寧內憂，我之自治或疎也，暇乃聚米山川，梗槩其說，用佐輿圖所不及，而並以此冠之，庶幾後之觀者，知吾不可忘有事云。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三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崔子忠道母叅閱

姜鳳阿集

議

姜 寶

驛傳議

川湖交界水驛

此議有開水如瓦間廣闊多有下灘之處雖不及
川中事例凡遞運所官船以江水汛急下而難于上
峽中上水之難不減也皆宜做此行之
也故每所得倒換而轉與我江南例可以久乘坐而

長川行駕者不同。緣本省舊規已定，不敢有所從違。以本省之驛傳道，可以彈壓之爾。惟夔州府與荊州府，係川湖兩省交界，夔州所官船使客乘坐而下峽也。荊州府所屬歸州所船不依川省例，不來上水迎接，卽過渠本地。渠本地亦不來候替，而使客者每每亦乘坐順流東去，不復停泊以候替。時又無可以彈壓之者，於是船每每以水逆而去遠，力不易于牽挽。而船夫往往逃，船隻往往朽壞，錢糧無從措辦。而川人之受困始亦無從控訴矣。余督學時，偶帶管驛傳

兩月惻然有此深念、曾具文撫按兩臺、煩關行楚中
之兩臺、彼此著爲定議、此往而彼來、一如川中每所
倒換例、歸州之來替、與夔州之得替、彼不甚病而我
甚便、乃兩利而俱全之一法也、倘使客以順流東去
爲快、而不復有所顧惜於其間、則請疏具題、得指名
叅論之、榜示通津、務相省諭、蓋卽停泊一兩日以俟
候替、于行者不甚妨、而返還者則甚蒙濟、亦何不可
之有、愚見如此、當時兩臺者皆憚其會議煩難、尤憚
于會疏之恐有窒礙也、遂寢閣、而予亦遂歲考川北、

於川北卽聞報轉官也而遂去。迄今猶恨前議之不獲申。不知此後川湖兩省。其事規果何如。余以爲此雖一事苟關係地方利病。則凡長民者皆所當留念而不可忽也。故旣去猶謙而筆之於策。將使後來者有攷焉。

茶法議

蜀茶

四川之茶自巴州通江南江等處買者。賣于松潘與腹裏地方。自巫山建始等處買者。賣于黎雅烏思藏地方。巴州通江南江等處茶引。本州縣截一角。江油

聽茶法道委官盤驗截一角。松潘截一角。然後發賣。巫山建始等處茶引夔州府截一角。嘉定州截一角。雅州截一角。碉門茶馬司盤驗瀘州盤驗洎盤于河下。聽茶法道委官盤驗稱掣至黎州截一角。然後發賣。其從來事規然也。松潘與腹裏所賣茶。價賤而利輕。黎雅烏思藏地方。價貴而利重。蓋由松潘番人貧而資于茶也不甚急。黎雅烏思藏等處西南夷。其飲食乳酪脂膩物。頗富侈。而每嘗以茶爲命。茶所以貴。奸商有告討松潘茶至黎雅賣者。有告不准而私自

往彼販賣者。其原皆由地方武職等官貪利而不畏

法。相與勾引而容縱之。而黎雅守備爲尤甚。茶法道

覺察不周。撫按官禁治不嚴。巡茶御史又遠不能知

至子委府道能坐見

或公聽而私容。或又增引以至於萬。往往以爲泛常。

而付之于不足愛惜。於是番夷不仰我爲命。而輕易

于犯我。邊患或從是始。是則茶禁不嚴之過也。今惟

嚴爲之禁。告討往彼發賣不准。告增茶引不准。私販

有禁。武職等官勾引而容縱有禁。前此增引革如例。

守備等官容縱有實跡者。叅奏處治如律。如此邊夷

庶畏我乎。此關 朝廷之威令。所以行於西南夷。蓋所繫甚大。不但爲茶法一事利弊所當興革之小小者。因有開故。著爲議如此。

鹽法議

鹽井課額

川鹽出于井。井皆鑿石而成。其爲工力煩巨矣。而井有大小。大井課重而利多。始亦不甚爲累。自大井爲水滄浸也。於是水淡而鹽利少。其淡甚。水遂煎不成鹽矣。灶戶以負課往往逃。灶戶逃則課益負。額益虧。於是川之鹽政始敝。後設爲法。大井冊者。水滄浸者。

令灶戶開小井以補課額。止令補課額可也。乃或于小井另徵課。民戶有私開小井者。量令幫大井所虧課之一二亦可也。乃或又重徵其私井課。夫其另徵課與重徵課也。謂可以溢額而然。不知灶戶以另徵課也。不利于開小井。寧負課而仍前逃。民戶以重徵課也。以失利于私開小井。卽開者亦往往填塞而寢閣。由是課愈虧而川之鹽政益敝矣。後有一公建議大小井並均令報官發賣。每鹽百斤。給票徵銀六分。輸官以抵課。通融積筭。亦自謂可以溢額。不知發數

發賣若官自爲市，然煩且勞，旣非體報賣之際，無從而一一稽察之，勾考之。勞且擾，不勝弊，又爲非策，萬一賣數不充，非求溢額，反虧額歟。愚以爲天下之利，始歸于下，終乃可歸于上，凡事皆然而塩法其一也。嘗見川人鑿井，架木爲梁，而置鎚于索末，懸秤從高下鑿石，鑿而碎也，輒取去，去輒又鑿，其爲力蓋甚艱。鑿井不時勞費，况亦如木，吸者鑿而得泉必衆。上人不予以利，勸使鑿，猶非所樂爲，况又另徵重徵，厚酬亦時有，誤鑿者中之產，徒費矣。以相困，是趨之逃，坐令填塞而寢閣爾，於塩政焉攸濟。今第令大井坍者水滄浸者，恣灶戶開小井以補。

課不足則容令報民戶私開小井者量爲補所虧課

惟誠之利

一。二。要在不虧額而已而不必求溢額。灶戶與民戶

甚大其道亦宜如是耳

兩皆不失利而後公家可望足額人情然也嘗以此告之鹽法公此公以爲書生言無能有所裨補漫不應故復筆之將以告夫後之司權者

議興伊洛水田

伊落水田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爲之矣如大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宜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興萬箱等渠皆

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皋順陽濟民等渠，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析而爲渠，流入于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可以灌田，興水田之利矣。至于伊洛瀝澗，載在經史，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之車戽而耕種爲水田乎？予嘗舉其說以告東澗孫公，公言不可，蓋其人習于種旱穀，憚于胼手胝足之勞，而又不諳埂塍之制，不慣于栽插耘耔之方術也。

北人每如此

聞永寧嵩縣亦已有水田。其民頗稱饒裕。予方欲募
召能作水田之人於我蘇松。及永寧嵩縣之已有成
效者。以分教乎。凡伊洛三川之民。興稅稻之利于此
一方。而惜乎不久。卽遷官去。八閩矣。洛民每苦糧重
疏欲與汝南道丈地而均糧。格不行。予嘗爲之請。輕
折。而方伯公靳不許。每嘆之。倘水田之利成。每畝可
收穀三四鍾。其每畝所上糧一斗。比之我蘇松。猶爲
輕則爾。卽不盡水田也。以水田與不水田相參。錯爲
輕重。數年以後。歲稍多收。民間或有稍致饒裕。如永

寧嵩縣也。糶則稍重，於輸將不爲難，亦何至強聒于人前，仰人鼻息而不蒙一許可也。歟。予請輕折而不得，欲興水田以利其民，而以轉官去，不獲遂予心，又以其大夫士亦安於故常而不樂爲此也。每每又歎之，且去且著爲議以告後來者。

議防倭

閩粵防倭

倭之來在海，或仗我中國人爲船主，比登陸，則又仗我中國人爲地主。蓋倭以剽劫我中國人爲利，而我中國奸人，則往往以得主倭爲利。直浙皆然，閩爲甚。

閩之泉漳尤甚。禦之之法莫善于洪武初湯信國海上之經略。其法自遼東山東直浙閩廣凡沿海要害處或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而閩之五水寨尤石畫也。廢不之講久矣。嘉靖癸亥甲子間二華譚公來開府提督軍務與總兵戚南塘共訪求信國之遺蹟修復之。西爲烽火門寨在福寧州寧德縣地方。與浙之溫台接壤。次西爲小埕在羅源連江長樂三縣地方。又次爲南日山在福清縣鎮東衛興化府地方。次東爲浯嶼在泉州府永寧衛同安縣地方。是東南爲銅

山寨在漳州府漳浦縣鎮海衛及玄鍾地方彼此疆界而接哨又防之於海之外是最爲策之善者也漳之月港向爲倭奴窟穴今改設海澄縣于防禦亦爲得策矣第從此更東南則廣東界而閩廣交界之所爲南灣灣中有柘林有金嶼有臘嶼有虎嶼有石獅頭嶼有鷄母灣有宰猪灣有龍眼沙灣有雲蓋寺灣有清灣有深灣又有許朝光新舊城山嶼在大海洋少人屯聚地甚遼濶而又有險可據近年海賊吳平曾據以叛造居室起敵樓于娘娘宮灣口之前後泊

蒙衝巨艦于灣前深處我師攻之不克賴戚將軍竭
謀悉力僅能驅逐之于廣海而其地未聞有所以經
略他時倭復來與我內地賊互相結而盤據爲閩廣
間腹心肘腋患此不可不逆慮謂當于五水寨之外
於此更設一鎮卽其所爲新舊城所爲官室敵樓增
置而修葺分兵命將戍守之地可以耕海亦可以漁
卽可省兵餉之四五或卽召募土著統之以能將爲
防海永遠計亦一策也又若防海者以三四月爲
大汛九十月爲小汛而防之以其時防當如五寨于

海之外此等風少舟楫之輕詳要不出此技也不當于陸于陸斯無策矣。禦倭之船當高大。

高大則我能衝壓彼。彼舟小不能當我也。我之長技。

在火器。在長兵。在筦筦居前而夾用長兵火器。斯爲。

善用長技者矣。譚戚二公敗之于仙遊。驅出其巢穴。

盡殲之于廣東之界上。用此法也。濟倭之人在士夫。

家之門幹。在我學校中。一二無恥生。亦或利倭之來。

相與將迎而羽翼之。如所謂程新所謂朱熙載者。則。

軍門旣嘗正法。而予亦嘗黜革其一。二示警戒矣。是。

在後來者加之意。時倣循故事。振餉焉。海氛庶可遂。

息乎、

謀剿除山寇

汀漳山寇

福建之山寇汀漳爲多阻山中險隘爲巢穴藉剽劫

海寇無城寨內土無

民間者以爲糧倚近寨諸奸狡爲耳目而我學校中

能爲矣

一二無恥生時爲之謀主羽翼挾以取重于有司因

之以爲利其積漸非一日矣前時將官不能兵不諳

曉諸險隘道路之迂曲兵每不敢進而坐視其剽劫

之四出竟莫敢誰何也有司者率惟怯畏首尾惟奸

邊將類勝有司喻賊可惧之事

人言是惑每與之私講解贈貽之請無犯所屬地以

爲信。余廉得汀生陳某者，慣通賊，爲不才有司所藉賴，與以苟免其地方之失事。予欲行黜也，乃爲之所免，再且三，予不可。竟黜之。又廉得漳生曹某者，許爲縣招賊首，賊首要利不遂，誤其縣官魏某者，被禍於土樓。予亦欲行黜，而海道公以守延平時，喜兩生能曉暢賊情，力爲解。余重違其意，姑革廩待悔改。旣又結納南贛軍門，借軍功檄予收復也。予亦竟黜之。我軍門南明汪公與總鎮南塘戚公，共謀勦汀漳巨寇藍松山等，治近寨諸奸狡爲賊耳目者，抵于法，而無

恥生予又屢行黜無與主其謀者矣勢且孤兵可進其時也於是募知山中險隘者爲向導檄叅將王如龍等引兵三面進圍困之賊旣不得出末由以因糧于我又無有爲之耳目羽翼者我日擡營進日逼近其巢穴以守之固賊欲逸而不能於是日飢困多歿者凡兩月餘千人中招而出者強半矣或者又三之二其不降被殺者賊首以下百餘爾剖其腹腹多艸乃知賊已糧盡而坐困如此也夫山寇據險隘以爲固則我不能入而攻而我奸狡人無恥生爲之耳目

羽翼則彼固便于出而掠。司防禦者所以袖手無策。

而不才有司。往往與之私講解。冀苟免以無事。其弊

池州之尚可通賊。殊

坐此爾。今奸狡人正法矣。無恥生相繼黜矣。孰知山

之爲害

隘道路者多。應募爲我用矣。我擡營而進。堅壁而守。

今流寇之居山中

之以坐待其困憊。彼所蓄貯糧。曾不能以歲月計。所

者聞亦有人爲之接濟。不示其不爲終日之計者

屯聚之衆。本烏合。不堪驅以戰。彼不能出而掠。則無

何能支糧數月也

從得食。而我旣可以入而攻。則彼勢自窘。我不輕逞。

輒發。致犯其困獸之鬪。則彼有鼠竄穴中而已。聞陽

明先生昔勦平南。贛山寇。及有事於廣西之兩江。八

寨嘗用此法以取勝。固知千古破山寇之法當不出此。汪公戚公始亦倣而善用之歟。抑猶有說焉。奸狡人爲賊耳目者，在軍門摠鎮能正法，而學技無恥生我學使則僅僅能黜革而已。陳某者以被黜而卒從海賊吳平，此非應武舉。又若曹某者以被黜而卒從海賊吳平，此非不才有司知而猶起文送之。海道公溺其言猶愛之爲之蔽護致然哉。愚以爲除惡務本，是則軍門摠鎮之事也。而設縣張官，撫且治于賊巢之傍，近賊平之後，事有不容緩者。聞東西洋地方業已有成，諫請于

朝是又在軍門主持終成之。蓋設方略以勦除賊使前賊不能爲患。設縣治以控扼險。要使後賊不能又生。發是皆保安一方。所以爲萬全之謀。千百年之長慮也。聞陽明先生用兵平賊後亦往往請設縣興學校爲善後計。是亦往蹟之可尋者。予故併著于議將以告夫後來者云。

漕河議

濟湖修闢

江南水利當以漕河爲先。漕河當以鎮江之丹徒丹陽爲先。丹陽丹徒其地形比常州之武進數尺而高。

武進比無錫蘇州又數尺而高地形高則水易流洩而涸其涸也于冬春間爲尤甚當修復呂城奔牛閘壩爲先呂城原建石閘一座奔牛原建石閘二座閘兩傍各有壩以備盤剝糧船官船由閘而民船由壩盤剝也此專爲通運而設蓋從來然矣由奔牛呂城西至京口亘百六十里而長卽閘壩修復而關閉或久旱河流枯梗也當預蓄練河之水以待放閘而濟運爲先在丹陽者爲下湖在丹徒丹陽間者爲上湖各週四十餘里而廣仰受長山高驪山諸水滙而爲

湖上下湖各設三閘以蓄洩而灌注夏秋厚以溉田冬春放以濟運載在縣志蓋亦從來然矣後因湖佃成田而難于查奪也佃田之家私放湖水與免滄沒而利于種作也又漁戶私開涵洞爲水門張網以取魚也而本縣水利官力或不能禁治於是湖遂歲歲涸湖歲歲涸則運河無可以濟兼以運船空回者與官船不時來往者通閘而行不許關閉則閘規不復可施又兼以呂城係鎮江屬奔牛係常州屬各分彼此無有爲之總理者於是兩閘壩日就廢弛而河非

恆雨則不得積水而通流。卽每歲勞民挑濬其地形

往往然也。

个承遠之。卷州之。雨一行不終歲之。計天下事。

終是高。河水終易流洩而涸。卽今雖已經挑濬。而運道猶艱阻如故。加以天不雨者八閱月。而久運船淺。閤于平地。則促小船小車。剝載糧米。起水車各港。湔戽水以求濟。不濟則又起夫拽船兩岸。若陸地行舟者然。憂憂乎難矣。蓋由漕臺去此數百里而遠。不能知其故。而惟每歲以挑濬一節責成于有司。有司者畏漕臺之叅論。而亦惟每歲一批濬以塞責。畏運軍掾回船而東。與官船之去而西來而東者。情奪而勢

禁而每歲不復奉闡規行事。又或以佃湖租爲利。以查奪湖田爲足以招怨而生謗也。漫不經心者有之。欲施恩小民而日復增佃者亦有之。湖灘由此遂多請佃。湖底由此遂可揚塵。運河之淺阻。遂爲故常。而付之于莫可如何。此因循日久所致。或明知其故而不一留意于經理者。乃其積習然矣。在武進又有孟瀆一河。外通江。內資漑。并利于舟楫來往也。姑勿論所論以放運船空回者。官船來往者。于冬春間。而專事呂城奔牛閘。壩得以開閉而蓄水。卽北去已承兌。

運船乘風潮之便。時一由此出江。與呂城奔牛運河兩利而俱存焉。亦未爲不可也。獨河庄一帶民貧。力不能任此。彼府縣有司者。又未肯任勞。爲國家與此無窮之利。聞江陰之夏港。利于江船。由彼收泊。而惟恐孟瀆河開。則河庄一帶。將來或分奪其利也。多方行貨以搖官府。官府中人多爲之左右。其說以簧鼓而熒惑。而鄉士大夫又多以因田起夫爲不便。於是其議屢興而屢寢焉。識者蓋往往歎之。聞近時嘗估計欲開此河矣。估銀約四萬餘兩。以工費浩穰。而中

止竊惟事關國運，凡有糧運地方，均當協助。何疑又聞漕臺批發挑河銀于丹徒丹陽，歲計六七千金，而武進秋糧內有修河銀，徭編內有淘河夫銀錢糧，又未聞缺乏，誠爲國家興大役以利久遠，似難借此勞費。是在地方上下司相與公心定議，協力求濟而已矣。除各糧運地方，及常州府所屬他縣協助外，卽轉發丹徒丹陽河工銀六七千金于彼招募，卽令丹徒丹陽百姓亦量于彼幫工，費一年而省漕臺年年六七千金之批發，勞一年而省我百姓年年濬河之勞。

亦事體所甚便。人心所樂從也。况武進係本地方。而河庄一帶沿河五十里居民。又均受通舟楫漑田畝之利。其有也。今欲固湖隄。莫若栽植蘆柳于隄下。蘆傍隄栽三四丈濶。蘆茂則可以禦風水。隄可障柳。沿隄須栽成行。柳茂則根入于土。隄可固。在西南一面尤所當首加意。湖中之地。間可許栽蘆。曩所革佃田內。下田水深成蘆難。不利湖水滿。上田土高而水淺。卽湖水滿亦不深。於蘆性最相宜。故許民間栽蘆者。上田可也。下田不可也。柳植隄岸兩傍。隨人田畝爲

界止亦隨人自裁自採。所應伐之遠揚。庶幾民間肯
自盡心力而不煩官長嚴督。故蘆柳之利。屬之民可
也。屬之官不可也。往時課取魚利於網戶。而縱令湖
水得自私。所以有放水張魚之時。而官不禁。官取魚
利而湖水得私放不禁也。所以乘湖水之涸。又有剷
取艸皮之時。而官不知。今魚利既不輸官租。湖中之
水艸又恣民自取。民猶不奉官長約束。私放水張魚。
私剷取艸皮。致湖水涸而國運妨濟也。則難以辭罪
罰於官矣。蘆成而計畝徵課。可少裨過客之供應。勝

于取魚利爲多。柳成陰而行者蒙蔭，隄亦永不壞也。爲今之計，惟擬葺丹陽新佃湖田，有妨水道者，而務蓄湖水，令滿以待濟運。修復呂城奔牛兩閘，壩以啓閉，而資盤剝于丹陽運河。通金壇名七里橋地方，橋傍原有閘基，與京口閘各以時下板，以防走洩。于今年運完之日，卽議開孟瀆河以放運。回空船及官船之來去者，於冬春間或遇東南風便，卽乘間一放。已承兌糧船北去，每年不出正月終，或二月中旬，卽可保運船盡過江以北矣。其丹徒有山厓易于崩圯，丹

陽有沙土易于淤塞。去處則兩三年一撈淺可也。丹陽之在都市河狹而難廣。沙而易淤者三四里許。卽開挑亦不得通利。此則當疏濬西南關外一帶堅土城濠。令廣且深。而於此通運可也。倘慮及呂城奔牛係于兩府所屬。事體不得歸一。不免以推調誤事。則請令鎮江水利官。帶管奔牛閘壩于冬春間可也。倘慮及孟河冬春間水高于江。易洩而難蓄。則于江口建一大石閘。如京口閘可也。倘又慮及丹陽之佃湖田者。橫生謗議。或陰有撓阻于其間。則丹徒丹陽其

荒弃地有萬頃洋焉。許今改佃于彼以息怨口亦可也。近題東南水利專委南臺侍御而運河則仍屬之漕臺。漕臺不得巡歷地方恐文移往來動有稽誤中間有當題請處謂宜題請行之庶永永可以遵行民生國計亦永永可稱便益

記

鎮江府奉

旨增造閘座記

鎮江增
造閘座

我鎮江府丹徒丹陽兩縣所通舟之河爲漕河。河縮東南運道口。地形高于常蘇。不啻三四五尺。每冬月

水輒東西瀉，西以江湖，冬枯則瀉而西入于江，常蘇
霜降水落也，則又瀉而東下，如建瓴然，西下京口，閘
之板，謂可防水西走矣。東注則無可奈何，以漕舟之
艱于行也。往往議挑河，兩縣河身亘長百五六十里，
不問河流淺深，率多爲壩，以戽水，河淺深不一。又亘

黃河之確干

長，難于水之去。比挑未及半，而漕舟首尾相啣至，輒

究工亦以此

又停工以放運水。旣戽去時，則又難于來，每年循習

如此，國計民生兩有妨，所司每相襲爲故常，徇工吏
及營求督工員役之言，徧開挑圖抵塞，而不知往蹟

之有可尋由來玩弛又如此萬曆某年前撫臺龍渠郭公民極謬採及蕩蕘具疏得請於是量地遠近添造丹徒之大犢山丹陽之黃泥壩與陵口先所造凡三閘各委官設夫以司啓閉議如誌書所載每年蓄練湖之水以濟運淺當撩濬者如丹徒之夾岡猪漚灘丹陽之黃泥壩陵口青陽等處兩三年間或一修舉部議著爲令甲永不許大開河爲民病予嘗統論我鎮江諸閘由運河直達者七丹徒自京口閘南閘東至于大犢山所增造閘凡三丹陽自呂城閘陵口

閘尹公橋閘西達於黃泥壩所增造閘凡四丹徒傍
出而臨江爲新建閘爲丹徒鎮閘閘凡二丹陽麥舟
橋南去金壇者閘凡一與夫呂城鎮青龍橋外一壩
皆防其水之去丹陽之支河則陳家橋太平河口閘
凡二皆藉其水之來是於歲漕計所並宜究心者也
又嘗籌之黃泥壩所新造其初南實而北虛虛則裂
頽且崩矣後卽改而爲今他閘得無有似之者乎法
當審核而實其虛前此陵口閘出在水面者徒取閘
形具而中兩傍不如式板不得入於函其下蓋有漏

厄焉。後卽亦改而爲以督理匪人也。難保一無瑕而全然堅。并他閘得無亦似之乎。法當審核而堅其瑕。呂城鎮閘與武進縣奔牛鎮之上下閘底初均平。後來武進之新閘廢而拆爲書院石料也。冬月下消滅。奔牛兩閘底遂高。漕舟並稱不便。常祀守龍峰穆公。煒是子言亟深兩閘底水瀉去。而我呂城閘底愈高。無已姑且于其傍近別造一小閘以通運。然終非長便計也。法當如奔牛上下閘底如本鎮小閘底深其底之高。諸閘之啓閉冬月不可不如期。貴顯人每乘

舟來不如期而輒啓板板不可不如期啓也則怒而

河訓有禁牌然故李也

責及守者甚則攜板去投而弃于江往往以勢逞所

司不敢呵問也不知嘗奉嚴旨問規不可不守是

所當理論而力阻也守閘諸員役私通徇不知有官

法而輒擅放行往往以賄啓以私情啓所司或不能

盡知也閘禁不可不嚴是所當密察而深懲也丹徒

之新建閘丹徒鎮閘既放漕舟難徒開弊竇謂當遂

塞之可也丹陽麥舟橋水西走金壇之漏卮也陳家

橋太平河口二閘兩河各亘長四五十里蓄其水可

以濟河水之不足。是三閘者並所當冬閉而春啓者也。呂城鎮青龍橋外一壩。虞水南走而洩於呂瀆河。故當築。然民間通舟楫資灌溉之要區也。嘗得請于都水使而開不可遂。築塞是亦所當冬築而春開者也。他如蓄湖水惟謹。俾湖水涓滴皆河有。束河水惟謹。俾河水涓滴皆濬用。吏胥之言不可惑。河水不必全隄。河亦不必全挑也。則府議臺疏與部覆備矣。余無庸於言。

序

送西溪劉貳守同知長蘆運司序

鹽運

本古用遠其才而反覆於此名漸宋大家得悉之

吏有不宜於俗而時乎命之爲俗吏也官雖遷而不

文也

爲榮職有不便於冗而時乎授之以冗職也秩雖增而不必賀何也才固有所不相近而情固有所不樂爲者若今西溪劉君自我郡貳守而同知長蘆運司是也夫郡貳清望鹽運冗司劉君賢者而財課能職也古昔興利之事俗吏之所能而儒臣長者之所不能鹽鉄榷酤之論桑孔以爲便而賢良文學以爲不便今舍清望而就冗司以賢者而任能職是俗吏之

所能而責儒臣長者以必能。桑孔之所便而亦欲賢良文學以爲便也。名雖遷而實若左。人情或以爲喜。而于君必有所不樂矣。乃金壇尹趙君徵予文以贈君之行。而欲爲君榮且賀焉。何也。曰此殆國家用人之深意。而人或未之察也。惟王論道。宰兼公孤者。始得坐于其側。而上下其議論。以啓王心。此乃當國大賢之職任也。然而邦之財用。貨賄之出入。其多寡盈縮之數。惟宰得以知之。其均節制用之柄。惟宰得以操之。其以式法授于其屬。而會計其歲月日時之成。

亦惟宰得以詔王而廢置之是固非宰之所當爲而亦未嘗不兼爲也。後世善理財者其勾稽出納之任亦往往不用吏胥而用知禮義士人爲之此亦豈士人之所當爲也哉。良以財賦不由宰相則利權散出而耗蠹之害滋出納不用士人則弊孔不開而乾沒之患起是以古者大而爲邦國之財小而爲有司出納之財。上自論道之相下至於知禮義之士人皆不問其才之相近與其情之樂爲與否。而凡俗吏冗職之所宜爲。盡舉而畀諸其身。反若不量其才。不察其

情病之以其所不能。而強之以其所不欲。此其意蓋
惟潔然不少緇于利者。夫然後可以統一利權。而塞
其弊孔之所在。其于用人之際。蓋有深意焉。運司以
鹽爲課。開國家財用。貢賦之大計。而出納勾稽之數。
亦與存焉。是非真能論道。真知禮義之人。殆難以潔
然不緇于利。而我劉君之爲郡貳守也。攝行郡事者
一。下行邑事者二。皆未嘗有一錢持歸。而去之日如
始至。君可謂不少緇于利矣。又其以士人之身而行
且有論道之責。則難以俗吏冗職之所宜爲。而一舉

以煩諸君。君固不當以其才之不相近。情之有不樂爲。而有所辭遜。退避於其間也。况長蘆爲古興鹽首地。郊廟祭祀。官府膳羞。百官廩餼之用。於此焉出。旣非他運司比。而敬戒從事。使其上供之物。無一不富而且精。又非君莫之能爲。然則君之才固無不相近者。而其情亦豈有不樂哉。是可爲君榮且賀矣。雖然。是又有所當勉。予將於君之行而有望焉。儒者經濟學術。要在興革利弊。爲國家效實用而行。已志非一切可以苟然而已也。淮鹽之價高于天下。視長蘆不

營三四五倍。又彼此相望。水道可通。若因漕舟之便。用宋人轉搬法。而以滄鹽通之于淮。則兩相適均。我公家固可不煩費而坐增數十萬國課矣。此其利之當與者也。滄州置司。與京師密邇。而豪右便于請托。故嘗有窩賣之弊。地當南北往來之衝。而往者權璫。使經其處。動以道路費爲請。故又嘗有奏給之弊。窩賣于豪右。則商中目少。而課日就損。其害也在國。奏給于宦監。則橫取于北。爭售于南。商病而民亦擾矣。其害也在民。此則其弊之當革者也。夫此一利二弊。

者固皆儒生經濟之學。所當講求。而不但爲俗吏冗職之所宜爲。然而我國家分地有拘。不得互相賣買。非敢于破格。閔請。則雖有大利。而不得興。而權豪積習。從來已久。乖忤一萌。輒有奇中。非敢于爲國歛怨。則雖目睹其弊。而亦莫可救解也。然則是說也。人以爲難。而莫之能行久矣。君今爲國家摠利權于一方。而方且求塞其弊孔之所在。是三者乃其鹽政之大者也。請君勿以爲難。而竭其才。致其情。以爲之。毋徒諉曰。吾於此本不相近。且亦不樂爲也。吾但能潔然。

不少緇于利而敬戒從事焉。則吾事畢矣。是余有望于君而亦君之所當勉于將來者也。

送少江桂君之任漳州序

漳州郡守

福建之漳州爲郡濱海。我東南頻年有海夷之患。疑

夫六休兼有方峯歐陽永叔之六文也

漳之海濱人實左右之。維今年春。朝廷以漳守缺

難其人。命予同年友成都桂君。自武選郎往。知其府事。蓋選而任君也。予因送君而謂之曰。漳故名郡。其民皆天子齊民。乃獨以濱海故。蒙不遑之疑于人。予爲漳之人恥之。太守與民誼均一體。使其民以疑

而蒙恥。何以稱守賢。余又爲太守恥之。雖然徒恥之不可也。聞漳之濱海人。利商舶。輕遠遊。其出也。每多齋而後返。故人以多齋而返也。而疑于其所從來。其居者悍強。號稱易訟而難治。訟或有不勝。吏下之獄。則往往越獄而入於海。故人又以嘗越獄而入于海也。而疑於其所從往。若然者。蓋亦有一二可疑之端矣。然未必實有之。其在濱海之人。容或有然者。然亦未必漳之人之盡然也。又聞其人。以濱海故。頗知海道之遠近夷險。其海濱業漁之人。時往來海上。得見

夫海島中人習熟其詭怪惡劣之名狀而其刀鏢弩矢機發火攻之技。又一一能當其所長而無庸於畏避。故知漳人之足以制此寇也。當不在廣西兵與永保諸土兵下。第患無豪傑者相與倡率之以效用於朝廷爾。夫漳人不惟不真與寇通。乃其所長。且又足以制寇。若此。予固爲其人恥之。爲其太守恥之。而於心則終有不甘焉。其說蓋莫若求自效而謹約束。庶幾可以明其心于將來。故今爲太守計。請與衆約曰。爾輩力能戮殺此寇。請從仇殺。以自明。否則居者無

輕於訟。商者無輕於出。出而有不吾告者。罪以人所疑。勿赦也。爲漳人計。請如太守約。曰。吾輩力果能仇殺此寇。亦請從仇殺以自明。否則居者不敢輕于訟。商者不敢輕于出。出而有不太守告者。罪以人所疑。不敢所赦也。若然則太守與其民之恥。可以兩殺而俱雪。而國家東南之患。或從是共亦少彌矣。然則君之拜漳守以往也。又豈獨爲夫漳人已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美鳳阿集

卷之一

漳州郡守

三

平露堂